

紅樓夢

第三冊

繡像仿宋完整本



圖紅樓夢 卷三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 賈玉瞞賊

判冤決獄 平兒行權

話說那柳家的聽了這小么兒一夕話，笑道：「好猴兒崽子，你親嬌子找野老兒去了，你不多得一個叔叔嗎？有什麼疑的，別叫我把你頭上的桐子蓋揪下來，還不開門讓我進去呢？」那小廝且不推門，又拉着笑道：「好嬌子，你這一進去，好歹偷幾個杏兒出來賞我吃，我這裏老等，你若忘了，日後半夜三更，打酒買油的，我不給你老人家開門，也不答應你。隨你乾叫去。」柳氏啞道：「發了昏的，今年還比往年，把這些東西都分給了衆媽，媽了一個個的不像抓破了臉的人，打樹底下一過，兩眼就像那鷄雞是的，還動他的菓子，可是你舅母姨娘兩三個親戚都管着，怎麼不和他們要，倒和我來要？這可是倉老鼠問老鴿去借糧，守着的沒有飛着的，倒有小廝笑道：『噯，沒有罷了。』說上這些閒話，我看你老人家從今已後，就不用不着我了，就是姐姐有了好地方兒，將來呼喚我們的日子多着呢，只要我們多答應他些，就有了。」柳氏聽了，笑道：「你這個小猴兒精，又搗鬼了。」你姐姐有什麼好地方兒？那小廝笑道：「不用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單是你們有內緯，難道我們就沒有內緯不成？我雖在這裏聽差，裏頭却也有兩個姐姐，成個體統的，什麼事瞞得我們？正說着，只聽門內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猴兒，快傳你柳嬌子去罷。』再不來，可就誤了。」柳家的聽了，不顧和那小廝說話，忙推門進去，笑說：「不必忙，我來了一面來至廚房，雖有幾個同伴的人，他們都不敢自專，單等他來調停分派。」一面問衆人：「五丫頭那裏去了？」衆人都說：「纔往茶房裏找他的姐妹去了。」柳家的聽了，便將茯苓霜攔起，且按着房頭分派菜饌，忽見迎春房裏小丫頭蓮花兒走來說：「司棋姐姐說要碗鷄蛋，嫩得嫩嫩的。」柳家的道：「就是這一樣兒尊貴，不知怎麼，今年鷄蛋短的很，十個錢一個，還找不出來。」昨日上頭給親戚家送粥米去，四五個買辦出去，好容易纔湊了二千個來，我那裏找去？你說給他改日喫罷。」蓮花兒道：「前日要喫豆腐，你弄了些饅頭的，叫他說了我一頓。今日要鷄蛋，又沒有了，什麼好東西？我就不信，連鷄蛋都沒有了。」不叫我翻出來，一面說，一面裏面走來，揭起菜箱一看，只見裏面果有十

來個雞蛋說道這不是你就這麼利害喫的是主子分給我們的分例你爲什麼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喫了柳家的忙丟了手裏的活計便上來說道你少滿嘴裏混帳你媽纔下蛋呢通共留下這幾個預備菜上的飄馬兒姑娘們不要還不肯做上去呢預備遇急兒的你們喫了倘或一聲要起來沒有好的連雞蛋都沒了你們深宅大院水來伸手飯來張口只知雞蛋是平常的東西那裏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呢別說這個有一年連草根子還沒了的日子還有呢我勸他們細米白飯每日肥雞大鴨子將就些兒也罷了喫膩了腸子天天又鬧起故事來了雞蛋豆腐又是什麼麵筋醬蘿蔔炸兒敢自倒換口味只是我又不是答應你們的一處要一樣就是十來樣我倒不用伺候頭層主子只預備你們二層主子了蓮花兒聽了便紅了臉喊道誰天天要你什麼來你說這麼兩車子話叫你們來不是爲便宜是爲什麼前日春燕來說晴雯姐姐要喫蒿子桿兒你怎麼忙着還問肉炒雞炒春燕說葷的不好另叫你炒個麵筋兒少攪油纔好你忙着就說自己發昏趕着洗手炒了狗頭屁股兒是的親自捧了去今兒反倒拿我作筏子說我給衆人聽柳家的忙道阿彌陀佛這些人眼見的別說前日一次就從舊年以來那屋裏偶然間不論姑娘姐兒們要添一樣半樣誰不是先拿了錢來另買另添有的沒的名聲好聽算着連姑娘帶姐兒們四五十人一日也只管要兩隻雞兩隻鴨子一二十斤肉一吊錢的菜蔬你們算算穀做什麼的連本項兩頓飯還撐持不住還攔得住這個點這樣那個點那樣買來的又不吃又要別的去既這樣不如回了太太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廚房裏預備老太太的飯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寫了天天轉着吃到一個月現算倒好連前日三姑娘和寶姑娘偶然商量了要吃個油鹽炒豆芽兒來現打發個姐兒拿着五百錢給我我倒笑起來了說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彌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錢的這二三十個錢的事還備得起趕着我送回錢去到底不收說賞我打酒吃又說如今廚房在裏頭保不住屋裏的人不去叨登一鹽一醬那不是錢買的你又不給又不好給了你又沒的賠你拿着這個錢權當還了他們素日叨登的東西窩兒這就是明白體下的姑娘我們心裏只替他念佛沒的趙姨奶奶聽了又氣又忿反說太便宜了我隔不了十天也打發個小子頭子來尋這樣尋那樣我倒好笑起來你們竟成了例不是這個就是那個我那裏有這些賠的正

亂時只見司棋又打發人來催蓮花兒說他死在這裏怎麼就不回去蓮花兒賭氣回來便添了一篇話告訴了司棋司棋聽了不免心頭起火此刻伺候迎春飯罷帶了小小頭們走來見了許多人正吃飯見他來得勢頭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讓坐司棋便喝命小小頭子動手凡箱櫃所有的菜蔬只管扔出去喂狗大家賺不成小小頭子們已不得一聲七手八腳搶上去一頓亂翻亂擲慌的衆人一面拉勸一面央告司棋說姑娘別誤聽了小孩子的話柳嫂子有八個腦袋也不敢得罪姑娘說雞蛋難買是真我們纔也說他不知好歹憑是什麼東西也少不得變法兒去你已經悟過來了連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司棋被衆人一頓好言語方將氣勸得漸平了小小頭子們也沒得揮完東西便拉開了司棋連說帶罵鬧了一回方被衆人勸去柳家的只好捧碗丟盤自己咕啣了一回蒸了一碗雞蛋令人送去司棋全潑了地下那人回來也不敢說恐又生事柳家的打發他女兒喝了一回湯吃了半碗粥又將茯苓霜一節說了五兒聽罷便心下要分些贈芳官遂用紙另包了一半趁黃昏人稀之時自己花遮柳隱的來找芳官且喜無人盤問一徑到了怡紅院門首不好進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遠遠的望着有一盞茶時候可巧春燕出來忙上前叫住春燕不知是那一個到跟前方看真切因問做什麼五兒笑道你叫出芳官來我和他說話春燕悄笑道姐姐太性急了橫豎等十來日就來了只管找他做什麼方纔使了他往前頭去了你且等他一等不然有什麼話告訴我等我告訴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關了園門五兒便將茯苓霜遞給春燕又說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補益我得了些送他的轉煩你遞給他就是了說畢便走回來正走蓼溼一帶忽迎見林之孝家的帶着幾個婆子走來五兒藏躲不及只得上來問好林家的問道我聽見你病了怎麼跑到這裏來五兒陪笑說道因這兩日好些跟我媽進來散散悶纔因我媽使我到怡紅院送傢伙去林之孝家的說道這話岔了方纔我見你媽出去我纔關門既是你媽使了你去他如何不告訴我說你在這裏呢竟出去讓我關門什麼意思可是你撒謊五兒聽了沒話回答只說原是我媽一早教我去取的我忘了挨到這時我纔想起來了只怕我媽錯認我去了所以沒和大娘說林之孝家的聽他詞鈍意虛又因近日玉釧兒說那邊正房內失落了東西幾個丫頭對賴沒主兒心下便起了疑可巧小蟬蓮花兒和幾個媳

婦子走來，見了這事，便說道：「林奶奶倒要審審他，這兩日他往這裏頭跑的不像鬼鬼祟祟的，不知幹些什麼事。」小蟬又道：「正是。昨日玉釧兒姐姐說，太太耳房裏的櫃子開了，少了好些零碎東西，璉二奶奶打發平姑娘和玉釧兒姐姐要些玫瑰露，誰知也少了一罐子，不是找還不知道呢。」蓮花兒笑道：「這我沒聽見。今日我倒看見一個露瓶子，林之孝家的正因這事沒主兒，每日鳳姐兒使平兒催逼他，一聽此言，忙問在那裏，蓮花兒便說在他們廚房裏呢。林之孝家的聽了，忙命打了燈籠，帶着衆人來尋。五兒急的便說：「那原是寶二爺屋裏的，芳官給我的。」林之孝家的便說：「不管你方官圓官，現有賊證，我只呈報了，憑你主子前辯去。」一面說，一面進入廚房，蓮花兒帶着取出露瓶，恐還偷有別物，又細細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並拿了，帶了五兒來回李執與探春。那時李執正因蘭兒病了，不理事務，只命去見探春。探春已歸房，人回進去了。嬖們都在院內納涼，探春在內盥沐，只有侍書回進去，半日出來說：「姑娘知道了，叫你們找平兒回二奶奶去。」林之孝家的只得領出來，到鳳姐那邊，先找着平兒進去，回了鳳姐。鳳姐方纔睡下，聽見此事，便吩咐將他娘打四十板子，擡出去，永不許進二門，把五兒打四十板子，立刻交給莊子上，或賣或配人。平兒聽了，出來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五兒嚇得哭哭啼啼，給平兒跪着，細訴芳官之事。平兒道：「這也不難，等明日問了芳官，便知真假。但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來，還等老太太回來看了，纔敢打動，這不該偷了去。」五兒見問，忙又將他舅舅送的一節說出來。平兒聽了，笑道：「這樣說，你竟是個平白無辜的人了，拿你來頂缸的。此時天晚，奶奶纔進了藥，歇下，不便說這點子小事去絮叨。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日我回了奶奶，再作道理。」林之孝家的不敢違拗，只得帶出來，交給上夜的媳婦們看守着，自己便去了。這裏五兒被人軟禁起來，一步不敢多走，又兼衆媳婦也有勸他，說不該做這沒行止的事，也有抱怨說：「正經更還坐不上來，又弄個賊來給我們看守，倘或眼不見，尋了死，或逃走了，都是我們的不是。」又有素日一千與柳家不睦的人，見了這般十分趁願，都來奚落嘲戲他。這五兒心內又氣，又委屈，無處可訴，且本來怯弱，有病，這一夜思茶無茶，思水無水，思睡無睡，枕鳴咽咽，直哭了一夜。誰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時就攛他出門去，生恐次日有變。大家先起了個清早，都悄悄的來買轉平兒，送了

些東西一面又奉承他辦事簡斷一面又講述他母親素日許多不好處平兒一一的都應着打發他們去了卻悄悄的來訪襲人問他可果真芳官給他玫瑰露了襲人便說露卻是給了芳官芳官轉給何人我卻不知襲人於是又問芳官芳官聽了嚇了一跳忙應是自己送他的芳官便又告訴了寶玉寶玉也慌了說露雖有了若勾起茯苓霜來他自然也實供若聽見了他舅舅門上得的他舅舅又有了不是豈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僧們陷害了因忙和平兒計議露的事雖完了然這霜也是有不是的好姐姐你只叫他也說是芳官給的就完了平兒笑道雖如此只是他昨晚已經同人說是他舅舅給的了如何又說你給的況且那邊所丟的霜正沒主兒如今有賊證的白放了又去找誰誰又還肯認衆人也未必心服晴雯走來笑道太太那邊的露再無別人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環哥兒去了你們可瞎亂說平兒笑道誰不知這個原故這會子玉釧兒急的哭悄悄問他要應了玉釧兒也罷了大家也就混着不問了誰好意攪這事呢可恨彩雲不但不應他還擠玉釧兒說他偷了去了兩個人窩裏炮先吵的合府都知道了我們怎麼裝沒事人呢少不得要查的殊不知告失盜的就是賊又沒賊證怎麼說他寶玉道罷這件事我也應起來就說原是我嚇他們頑悄悄的偷了太太的來了兩件事就都完了襲人道也倒是一件陰騭事保全人的賊名兒只是太太聽見了又說你小孩子氣不知好歹了平兒笑道也倒是小事如今就打趙姨娘屋裏起了賊來也容易我只怕又傷着一個好人的體面別人都必管只這一個人豈不又生氣我可憐的是他不肯爲打老鼠傷了玉瓶兒說着把三個指頭一伸襲人等聽說便知他說的是探春大家都忙說可是這話竟是我們這裏應起來的爲是平兒又笑道也須得把彩雲和玉釧兒兩個孽障叫了來問准了他方好不然他們得了意不說爲這個倒像我沒有本事問不出來就是這裏完事他們以後越發偷的偷不管的不管了襲人等笑道正是也要你留個地步平兒便命一個人叫了他兩個來說道不用慌賊已有了玉釧兒先問賊在那裏平兒道現在二奶奶屋裏呢問他什麼應什麼我心裏明白知道不是他偷的可憐他害怕都承認了這裏寶二爺不過意要替他認一半我要說出來呢但只是這做賊的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个姐妹窩主却是平常裏面又傷了一個好人的體面因此爲難少不得央求寶二爺應了大家

無事。如今反要問你們兩個還是怎麼樣。要從此以後，大家小心存體面呢。就求寶二爺應了。要不然，我就回了二奶奶，別冤屈了人。彩雲聽了，不覺紅了臉。一時羞惡之心，感發，便說道：「姐姐放心，也不用冤屈好人。我說了罷，傷體面。偷東西原是趙姨奶奶央及我再三，我拿了些給環哥兒是情真。連太太在家，我們還拿過各人去送人，也是常有的。我原說說過兩天就完了。如今既冤屈了人，我心裏也不忍。姐姐竟帶了我回奶奶去，一概應了完事。衆人聽了這話，一個個都詫異。他竟這樣有肝膽。寶玉忙笑道：「彩雲姐姐果然是個正經人。如今也不用你應。我只說我悄悄的偷的嚇你們頑。如今鬧出事來，我原該承認。我只求姐姐們以後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雲道：「我幹的事，爲什麼叫你應死。活我該去受。平兒襲人忙道：「不是這麼說。你一應了，未免又叨登出趙姨奶奶來。那時三姑娘聽見，豈不又生氣。竟不如寶二爺應了。大家沒事，且除了這幾個人都不知道。這麼何等的乾淨，但只以後千萬大家小心些就是了。要拿什麼好歹等太太到來，那怕連房子給了人，我們就沒干係了。彩雲聽了，低頭想了想，只得依允。於是大家商議妥貼。平兒帶了他兩個並芳官來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兒將茯苓霜一節也悄悄的教他說係芳官給的。五兒感謝不盡。平兒帶他們來至自己這邊，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了幾個媳婦，押解着柳家的等數多時了。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兒說：「今日一早押了他來，怕園裏沒有人伺候早飯。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們的飯呢。平兒道：「秦顯的女人是誰？我不大相熟啊。林之孝家的道：「他是園裏南角子上夜的白日裏沒什麼事，所以姑娘不認識。高高兒的孤拐，大大的眼睛，最乾淨爽利的。玉釧兒道：「是了，姐姐你怎麼忘了。他是跟三姑娘的司棋的嬸子。司棋的父親雖是大老爺那邊的人，他這叔叔却是僧們這邊的。平兒聽了，方想起來，笑道：「哦，你早說是他，我就明白了。又笑道：「也太派急了。如今這事八下裏水落石出了。連前日太太屋裏去的，也有了主兒。是寶玉那日過來和這兩個孽障，不知道要什麼來着。偏這兩個孽障，慳他頑說：「太太不在家，不敢拿。寶玉便瞅着他們不提防，自己進去拿了些個什麼出來。這兩個孽障不知道，就嚇慌了。如今寶玉聽見帶累了別人，方細細的告訴了我，拿出東西來我瞧，一件不差。那茯苓霜也是寶玉外頭得了的，也會賞過許多人。不獨園內人有，連媽媽子們討了出去給親戚們吃，又轉送人。襲人也會給過芳官

一流的人。他們私情各自往來，也是常事。前日那兩簾還擺在議事廳上，好好的原封沒動。怎麼就混賴起人來？等我回了奶奶再說。說畢，抽身進了臥房，將此事照前言回了鳳姐兒一遍。鳳姐兒道：「雖如此說，但寶玉爲人，不管青紅皂白，愛兜攬事情，別人再求他去，他又攔不住。人兩句好話，給他個炭簍子帶上，什麼事他不應承？俗們若信了，將來若大事也如此，如何治人？還要細細的追求，纔是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裏的丫頭都拿來，雖不便攪加拷打，只叫他們墊着磁瓦子，跪在太陽地下，茶飯也不用給他們吃，一日不說跪一日，就是鐵打的一日也管招了。又道：蒼蠅不抱沒縫兒的雞蛋，雖然這柳家的沒偷，到底有些影兒。人纔說他，雖不加賊刑，也革出不用。朝廷原有罪誤的，到底不算委屈了他。平兒道：何苦來操這心？得放手時須放手，什麼大不了的？事樂得施恩呢？依我說，縱在這屋裏操上一百分心，終久是回那邊屋裏去的。沒的結些小人的仇恨，使人含恨抱怨。況且自己又三災八難的，好不容易懷了一個哥兒，到了六七個月，還掉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氣惱傷着的？如今趁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也倒罷了。一夕話說，的鳳姐兒倒笑了道：「隨你們罷。沒的惱氣。平兒笑道：「這不是正經話。說畢，轉身出來，一一發放。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憨湘雲醉眠芍藥榻

默香菱情解石榴裙

話說平兒出來，吩咐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沒事。方是興旺之家。要是一點子小事，便揚鈴打鼓，亂掀騰起來，不成道理。如今將他母女帶回，照舊去當差。將泰顯家的仍舊追回，再不必提此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緊說畢，起身走了。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頭。林家的就帶回園中，回了李紈。探春二人，都說知道了。甯可無事，很好。司棋等人空興頭了一陣。那泰顯家的好容易等了這個空子，鑽了來，只興頭了半天。在廚房內正亂着收傢伙米糧煤炭等物，又查出許多虧空來，說：「梗米短了兩擔，長用米又多支了一個月的炭，也欠着額數。一面又打點送林之孝的禮，悄悄的備了一簾炭，一擔梗米在外邊，就遣人送到林家去了。又打點送帳房兒的禮，又備幾樣菜蔬，請幾位同事。」

的人說我來了。全仗你們列位扶持。自今以後，都是一家人了。我有照顧不到的，好歹大家照顧些。正亂着，忽有人來說：「你看完了這一頓早飯，就出去罷。」柳嫂兒原無事，如今還交給他管了。秦顯家的聽了，轟去了魂魄，垂頭喪氣，登時掩旗息鼓，捲包而去。送人之物，白白去了許多。自己倒要折變了，賠補虧空，連司棋都氣了個直眉瞪眼，無計挽回。只得罷了。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許多東西，被玉釧兒吵出生恐，查問出來，每日捏着一把汗。偷偷的打聽信兒，忽見彩雲來告訴說：「都是寶玉應了從此無事。」趙姨娘方把心放下。來誰知賈環聽如此說，便起了疑心，將彩雲凡私贈之物都拿出來了，照着彩雲臉上摔了來。說：「你這兩面三刀的東西，我不希罕。你又不和寶玉好，他怎麼肯替你應？我既有了擔當，給了我，原該不叫一個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訴了他，我更要這個。也沒趣兒。」彩雲見如此急的賭咒起誓，至於哭了。百般解說，賈環執意不信，說：「不看你素日我索性去告訴二嫂子，就說你偷來給我，我不敢要。你細想去罷。」說畢，摔手出去了。急的趙姨娘罵沒造化的種子。這是怎麼說？氣的彩雲哭了個淚乾腸斷。趙姨娘百般的安慰他，好孩子他辜負了你的心。我橫豎看的真，我收起來。過兩日，他自然回轉過來了。說着，便要收東西。彩雲賭氣一頓捲包起來。趁人不見，來至園中都撒在河內，順水沉的沉，漂的漂了。自己氣的夜裏在被內暗哭了一夜。當下又值寶玉生日已到，原來寶琴也是這日。二人相同。王夫人不在家，不會像往年熱鬧。只有張道士送了四樣禮，換的寄名符兒，還有幾處僧尼廟的和尙姑子送了供尖兒，並壽星紙馬，疏頭，並本宮星官值年太歲，週歲換的鎖。家中常走的男女，先一日來上壽。王子騰那邊仍是一套衣服，一雙鞋襪，一百壽桃，一百束上用絲掛麵。薛姨媽處減一半。其餘家中尤氏仍是一雙鞋襪。鳳姐兒是一個宮製四面和合堆繡荷包，裝一個金壽星，一件波斯國的玩器。各廟中遣人去放堂捨錢。又另有寶琴之禮，不能備述。姐妹中皆隨便，或有一扇的，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畫的，或有一詩的，聊為應景而已。這日寶玉清晨起來，梳洗已畢，便冠帶了來。至前廳院中，已有李貴等四個人在那裏設下天地香燭。寶玉炷了香，行了禮。奠茶燒紙後，便至甯府中宗祠祖先堂兩處行畢了禮，出至月臺上，又朝上遙拜過賈母、賈政、王夫人等，一順到尤氏上房行過禮，坐了一回。方回榮府，先至薛姨媽處，再三拉着，然後又見過薛蝌，讓一回。方進園來，晴雯、麝月二人跟隨。

小丫頭夾着氈子，從李氏起，一一挨着，比自己長的房中到過，復出二門，至四個奶媽家，讓了一回，方進來。雖衆人要行禮，也不會受。回至房中，襲人等只都來說一聲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輕人受禮，恐折了福壽。故此皆不磕頭。一時，賈環、賈蘭來了，襲人連忙拉住，坐了一坐，便去了。寶玉笑道：「走乏了，便歪在牀上。」方喫了半盞茶，只聽外面咕咕呱呱一羣丫頭笑着進來，原來是翠墨、小螺、翠縷、入畫、那岫煙的丫頭、篆兒、並奶子抱着巧姐兒、彩鸞、繡鳳、八九個人，都抱着紅氈子來了。笑說道：「拜壽的擠破了門了，快拿麵來我們吃。」剛進來時，探春、湘雲、寶琴、岫煙、惜春也都來了。寶玉忙迎出來，笑說：「不敢起動，快預備好茶。」進入房中，不免推讓一回。大家歸坐，襲人等捧過茶來，纔吃了一口。平兒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來了。寶玉忙迎出來，笑說：「我方纔到鳳姐姐門上回進去，說不能見我，我又打發進去，讓姐姐來着。」平兒笑道：「我正打發你姐姐梳頭，不得出來回你，後來聽見，又說讓我，我那裏禁當的起，所以特給二爺來磕頭。」寶玉笑道：「我也禁當不起。」襲人早在門旁安了座，讓他坐。平兒便拜下去。寶玉作揖不迭。平兒又跪下去。寶玉也忙還跪下。襲人連忙攙起來，又拜了一拜。寶玉又還了一揖。襲人笑推寶玉：「你再作揖。」寶玉道：「已經完了，怎麼又作揖？」襲人笑道：「這是他來給你拜壽。今日也是他的生日，你也該給他拜壽。」寶玉喜的忙作揖，笑道：「原來今日也是姐姐的好日子。」平兒趕着也還了禮。湘雲拉寶琴、岫煙說：「你們四個人對拜壽。」直拜一天，纔是探春忙問：「原來那妹妹也是今日，我怎麼就忘了？」忙命丫頭去告訴二奶奶，趕着補了一分禮，和琴姑娘的一樣，送到二姑娘屋裏去了。丫頭答應着去了。岫煙見湘雲直口說出來，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讓讓。探春笑道：「倒有些意思。」一年十二個月，月月有幾個生日，人多了，就這樣巧，也有三個一日的，兩個一日的，大年初一也不白過。大姐姐占了去，怨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別人都占先。又是大祖太爺的生日，冥壽過了燈節，就是大太太和寶姐姐。他們娘兒兩個遇的巧。三月初一是太太的，初九是璉二哥哥。二月沒人襲人道：「二月十二是林姑娘，怎麼沒人？只不是俗們家的。」探春笑道：「你看我這個記性兒。」寶玉笑指襲人道：「他和林妹妹是一日，他所以記得。」探春笑道：「原來你兩個倒是一日。」每年連頭也不給我們磕一個。平兒的本日，我們也不知道，這也是纔知道的。」平兒笑道：「我們是那牌兒名上的人，生日也沒拜壽的福，又沒受禮的職分，可吵嚷什麼？」

可不悄悄兒的就過去了嗎。今日他又偏吵出來了。等姑娘回房。我再行禮去罷。探春笑道。也不敢驚動。只是今日倒要替你作個生日。我心裏纔過的去。寶玉湘雲等一齊都說。很是。探春便吩咐了丫頭。去告訴他奶奶說。我們大家說了。今日一天不放平兒出去。我們也大家湊了分子過生日呢。丫頭笑着去了。半日回來說。二奶奶說了。多謝姑娘們給他臉。不知過生日給他些什麼吃。只別忘了。二奶奶就不來絮聒他了。衆人都笑了。探春因說道。可巧今日裏頭廚房不預備飯。一應下麵弄菜都是外面收拾。僧們就湊了錢。叫柳家的來領了去。只在僧們裏頭收拾倒好。衆人都說。很好。探春一面遣人去請李紈。寶釵。黛玉。一面遣人去傳柳家的進來。吩咐他內廚房中快收拾兩桌酒席。柳家的不知何意。因說。外廚房都預備了。探春笑道。你原來不知道。今日是平姑娘的好日子。外頭預備的是上頭的。這如今我們私下又湊了分子。單爲平姑娘預備兩桌請他。你只管揀新巧的菜蔬預備了來。開了帳。我那裏領錢。柳家的笑道。今日又是平姑娘的千秋。我們竟不知道。說着。便給平兒磕頭。慌得平兒拉他起來。柳家的忙去預備酒席。這裏探春又邀了寶玉同到廳上去吃麵。等到李紈。寶釵一齊來全。又遣人去請薛姨媽和黛玉。因天氣和暖。黛玉之疾漸愈。故也來了。花園錦簇。擠了一廳的人。誰知薛蝌又送了巾扇。香帛。四色壽禮給寶玉。寶玉於是過去陪他吃麵。兩家皆辦了壽酒。互相酬送。彼此同領。至午間。寶玉又陪薛蝌吃了兩杯酒。寶釵帶了寶琴過來與薛蝌行禮。把盞畢。寶釵因囑咐薛蝌。家裏的酒也不用送過那邊去。這虛套竟收了。你只請夥計們喫罷。我們和寶兄弟進去。還要待人去呢。也不能陪你了。薛蝌忙說。姐姐兄弟只管請。只怕夥計們也就好來了。寶玉忙又告過罪。方同他姐妹回來。一進角門。寶釵便命婆子將門鎖上。把鑰匙要了自己拿着。寶玉忙說。這一道門何必關。又沒多的人走。況且姨媽姐姐妹妹都在裏頭。倘或要家去取什麼。豈不費事。寶釵笑道。小心沒過逾的。他們那邊這幾日七事八事。竟沒有我們那邊的人。可知是這門關的有功效了。要是開着。保不住那起人圖順腳走近路從這裏走。攔誰的是。不如鎖了。連姨媽和我也禁着些。大家別走。縱有了事。也就賴不着這邊的人了。寶玉笑道。原來姐姐也知道我們那邊近日丟了東西。寶釵笑道。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兩件。乃因人而及物。要不是裏頭有人。你連這兩件還不知道呢。殊不知還有幾件。比這兩

件大的呢。要以後叨登不出來，是大家的造化。要叨登出來了，不知裏頭連累多少人呢。你也是不管事的人。我纔告訴你。平兒是個明白人。我前日也告訴了他。皆因他奶奶不在外頭，所以使他明白了。要不犯出來，大家落得丟開手。要犯出來，他心裏已有了稿兒。自有頭緒，就冤枉不着別人了。你只聽我說，以後留神小心就是了。這話也不可告訴第三個人。說着，來到沁芳亭邊，只見襲人、香菱、侍書、晴雯、麝月、芳官、蕊官、藕官十來個人，都在那裏看魚頑呢。見他們來了，都說：「芍藥欄裏預備下了，快去上席罷。」寶釵等隨攜了他們，同至芍藥欄中紅香圃三間小敞廳內。連尤氏已請過來了。諸人都在那裏，只沒平兒。原來平兒出去，有賴林諸家送了禮來，連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拜壽送禮的不少。平兒忙打着打發賞錢道謝。一面又色色的回明了鳳姐兒。不過留下幾樣，也有不受的，也有受下即刻賞錢與人的。忙了一回，又直等鳳姐兒吃過麵，方換了衣服，往園裏來。剛進了園，就有幾個丫頭來找他。一同到了紅香圃中，只見筵開玳瑁，褥設芙蓉。衆人都笑說：「壽星全了。」上面四座，定要讓他們四個人坐。四人皆不肯。薛姨媽說：「我老天拔地，不合你們的羣兒。我倒拘的慌，不如我到廳上，隨便躺躺去倒好。」我又吃不下什麼去，又不大吃酒。這裏讓他們倒便宜。尤氏等執意不從。寶釵道：「這也罷了，倒是讓媽媽在廳上歪着，自如些。有愛吃的，送些過去倒自在了。」且前頭沒人在那裏，又可照看了。探春笑道：「既這樣恭敬，不如從命。」因大家送到議事廳上，眼看着命小了頭們鋪了一個錦褥，並靠背引枕之類，又囑咐好生給姨太太搥腿。要茶要水，別推三拉四的。回來送了東西來。姨太太吃了，賞你們吃。只別離了這裏。小丫頭子們都答應了。探春等方回來。終久讓寶琴、岫煙二人在上，平兒面西坐。寶玉面東坐。探春又接了鴛鴦來。二人並肩對面相陪。西邊一桌，寶釵、黛玉、湘雲迎春、惜春依序。一面又拉了香菱、玉釧兒二人打橫。三桌上尤氏、李紈又拉了襲人、彩雲陪坐。四桌上便是紫鵲、鶯兒、晴雯、小螺、司棋等人圍坐。當下探春等還要把盞。寶琴等四人都說：「這一鬧一日也坐不成了。」方纔罷了。兩個女先兒要要詞上壽。衆人都說：「我們這裏沒人聽那些野話。你廳上去說給姨太太解悶兒去罷。」一面又將各色吃食揀了，命人送給薛姨媽去。寶玉便說：「雅坐無趣，須要行令纔好。」衆人中有說行這個令的好，又有說行那個令纔好的。黛玉道：「依我說，拿了筆硯，將各色令都寫了，拈成鬮兒，俗們抓出那個來。」

就是那個衆人都道妙極。卽命拿了一副筆硯花箋。香菱近日學了詩。又天天學寫字。見了筆硯。便巴不得連忙起來。說我寫衆人想了一回。共得十來個。念着香菱一一寫了。搓成團兒。擲在一個瓶中。探春便命平兒拈。平兒向內攪了一攪。用筯夾了一個出來。打開一看。上寫射覆二字。寶釵笑道。把個令祖宗拈出來了。射覆從古有的。如今失了傳。這是後纂的。比一切的令都難。這裏頭倒有一半是不會的。不如毀了。另拈一個雅俗共賞的。探春笑道。既拈了出來。如何再毀。如今再拈一個。要是雅俗共賞的。便叫他們行去。俗們行這一個。說着。又叫襲人拈了一個。卻是拇戰。湘雲先笑着說。這個簡斷爽利。合了我的脾氣。我不行這個射覆。沒的垂頭喪氣。悶人。我只猜拳去了。探春道。惟有他亂令。寶姐姐快罰他一鍾。寶釵不容分說。笑灌了湘雲一杯。探春道。我吃一杯。我是令官。也不用宣。只聽我分派。取了骰子。令盆來。從琴妹妹擲起。挨着擲下去。對了點的二人射覆。寶琴一擲是個三。岫煙寶玉等皆擲的不對。直到香菱方擲了一個三。寶琴笑道。只好室內生春。若說到外頭去。可太沒頭緒了。探春道。自然三次不中者罰一杯。你覆他射。寶琴想了一想。說了個老字。香菱原生於這令。一時想不到。滿堂滿席都不見有與老字相連的成語。湘雲先聽了。便也亂看。忽見門斗上貼着紅香圃三個字。便知寶琴覆的是。吾不如老圃的圃字。見香菱射不着。衆人擊鼓又催。便悄悄的拉香菱教他說藥字。黛玉偏看見了。說快罰他。又在那裏傳遞呢。鬧得衆人都知道了。忙又罰了一杯。恨的湘雲拿筷子敲黛玉的手。於是罰了香菱一杯。下則寶釵和探春對了點子。探春便覆了一人字。寶釵笑道。這個人字泛得很。探春笑道。添一個字。兩覆一射。也不泛了。說着。便又說了一個窗字。寶釵一想。因見席上有雞。便猜着他是用雞窗。雞人二典。了因射了一個埭字。探春知他射着了。用了雞淒於埭的典。二人一笑。各飲一口門杯。湘雲等不得。早和寶玉三五亂叫。猜起拳來。那邊尤氏和鶯鶯隔着席也七八亂叫。擡起拳來。平兒襲人也作了不對。叮叮噹噹。只聽得腕上鐲子響。一時湘雲贏了寶玉。襲人贏了平兒。二人限酒底酒面。湘雲便說。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舊詩。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還要一句時憲書上有的話。共總成一句話。酒底要關人事的果菜名。衆人聽了。都說。惟有他的令比人嘮叨。倒也有些意思。便催寶玉快說。寶玉笑道。誰說過這個也。等想一想兒。黛玉便道。你多喝一鍾。我替你說。寶玉真個喝了酒。聽

黛玉說道：落霞與孤鶩齊飛，風急江天過雁哀。卻是一枝折腳雁，叫得人九迴腸。這是鴻雁來賓，說得大家笑了。衆人說：這一串子倒有些意思。黛玉又拈了一個榛子，說：酒底道：榛子非關隔院砧，何來萬戶擣衣聲。令完，鴛鴦襲人等皆說的是一句俗話，都帶一個壽字，不須多贅。大家輪流亂了一陣。這上面湘雲又和寶琴對了手。李紈和岫煙對了點子。李紈便覆了一個瓢字。岫煙便射了一個綠字。二人會意，各飲一口。湘雲的拳卻輸了。請酒面酒底。寶琴笑道：請君入甕，大家笑起來。說：這個典用得當。湘雲便說道：奔騰澎湃，江間波浪兼天湧。須要鐵索纜孤舟。既遇着一江風，不宜出行。說的衆人都笑了。說：好個謝斷了腸子的怪道。他出這個令，故意惹人笑。又催他快說酒底兒。湘雲吃了酒，夾了一塊鴨肉，呷了口酒，忽見碗內有半個鴨頭，遂夾出來吃。腦子衆人催他：別這樣子，只顧吃。你到底快說呀。湘雲便用筯子舉着，說道：這鴨頭不是那丫頭，頭上那有桂花油。衆人越發笑起來，引得晴雯、小螺等一干人都走過來。說：雲姑娘會開心兒，拿着我們取笑兒。快罰一杯纔罷。怎麼見得我們就是該擦桂花油呢？倒得每人給瓶子，桂花油擦擦。黛玉笑道：他倒有心給你們一瓶子油，又怕誤着打竊盜官司。衆人不理。論寶玉卻明白，忙低了頭。彩雲心裏有病，不覺的紅了臉。寶釵忙暗暗的瞅了黛玉一眼。黛玉自悔失言，原是打趣寶玉的，就忘了村了。彩雲了，自悔不及，忙一頓的，行令猜拳岔開了。底下寶玉可巧和寶釵對了點子。寶釵便覆了一個寶字。寶玉想了一想，便知是寶釵作戲，指着自己的通靈玉說的，便笑道：姐姐拿我作雅謔，我卻射着了。說出來，姐姐別惱。就是姐姐的諱。釵字就是了。衆人道：怎麼解？寶玉道：他說寶底下自然是玉字了。我射釵字，舊詩曾有：敲斷玉釵紅燭冷，豈不射着了？湘雲說道：這用時事，卻使不得。兩個人都該罰。香菱道：不止時事，這也是有出處的。湘雲道：寶玉二字，並無出處。不過是春聯上或有之。詩書紀載並無算不得。香菱道：前日我讀岑嘉州五言律，現有一句說：此鄉多寶玉。怎麼你到忘了？後來又讀李義山七言絕句，又有一句：寶釵無日不生塵。我還笑說：他兩個名字都原來在唐詩上呢。衆人笑道：這可問住了。快罰一杯。湘雲無話，只得飲了。大家又該對點。攪拳這些人，因賈母、王夫人不在家，沒了管束，便任意取樂。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滿廳中紅飛翠舞，玉動珠搖，真是十分熱鬧。頑了一回，大家方起席散了。卻忽然不見了湘雲，只當他外頭自便就來。誰知

越等越沒了影兒，使人各處去找。那裏找的着，接着林之孝家的同着幾個老婆子來，一則恐有正事呼喚，二則恐了嬖們年輕，趁王夫人不在家，不服探春等約束，恣意痛飲，失了體統，故來請問有事無事。探春見他們來了，便知其意，忙笑道：「你們又不放心，來查我們來了，我們並沒爲多吃酒，不過是大家頑笑，將酒作引子。媽媽們別耽心，李紈、尤氏也都笑說：『你們歇着去罷，我們也不敢叫他們多吃了。』林之孝家的等人笑說：『我們知道，連老太太讓姑娘們吃酒，姑娘們還不肯喫呢。何況太太們不在家，自然頑罷了。我們怕有事來打聽打聽。』二則天長了，姑娘們頑一會子，還該點補些小食兒。素日又不大吃雞鴨東西，如今喫一兩杯酒，若不多吃些東西，怕受傷。探春笑道：『媽媽說的是，我們也正要吃呢。回頭命取點心來。』兩旁了嬖們齊聲答應了，忙去傳點心。探春又笑讓：『你們歇着去，或是姨媽那裏說話兒去。我們即刻打發人送酒。你們吃去。』林之孝家的等人笑回：『不敢領了。又站了一回，方退出去了。』平兒摸着臉，笑道：『我的臉都熱了，也不好意思見他們。』依我說，竟收了罷，別惹他們再來，倒沒意思了。探春笑道：『不相干，橫豎僭們不認真喝酒就罷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笑嘻嘻的走來說：『姑娘們快瞧，雲姑娘吃醉了，圖涼快，在石子後頭一塊青石板磴上睡着了。衆人聽說，都笑道：『快別吵嚷，說着都走來看時，果見湘雲臥於山石僻處一個石磴子上，業經香夢沈酣，四面芍藥花飛了一身，滿頭臉衣襟上皆是紅香散亂，手中的扇子掉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羣蜜蜂蝴蝶鬧嚷嚷的圍着，又用鮫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枕着。衆人看了，又是愛，又是笑，忙上來推喚攙扶。湘雲口內猶作睡語說酒令，嘟嘟囔囔說：『泉香酒冽，醉扶歸。』宜會親友，衆人笑推他說道：『快醒醒兒，吃飯去。』這潮磴上還睡出病來呢。湘雲慢啓秋波，見了衆人，又低頭看了一眼，自己方知是醉了，原是納涼避靜的，不覺因多罰了兩杯酒，姣娜不勝，便睡着了。心中反覺自悔，早有小丫頭端了一盆洗臉水，兩個捧着鏡奩，衆人等着他，便在石磴上重新勻了臉，攏了鬢，連忙起身，同着來至紅香圃中，又吃了兩杯濃茶，探春忙命將醒酒石拿來給他啣在口內。一時又命他吃了些酸湯，方纔覺得好了些。當下又選了幾樣果菜給鳳姐兒送去。鳳姐兒也送了幾樣來。寶釵等吃過點心，大家也有坐的，也有立的，也有在外觀花的，也有倚欄看魚的，各自取便，說笑不一。探春便和寶琴下棋，寶釵、岫煙觀局。黛玉和寶玉在一簇花下。

唧唧囔囔，不知說些什麼。只見林之孝家的和一羣女人，帶了一個媳婦進來。那媳婦愁眉淚眼，也不敢進廳來，到階下便朝上跪下磕頭。探春因一塊棋受了敵，算來算去，纔得了兩個眼，便折了官着兒。兩眼只瞅着棋盤，一隻手伸在盒內，只管抓棋子作想。林之孝家的站了半天，因回頭要茶時，纔看見問什麼事。林之孝家的便指那媳婦說：「這是四姑娘屋裏小丫頭彩兒的娘，現是園內伺候的人，嘴很不好，纔是我聽見了，問着他，他說的話也不敢回姑娘，竟要攔出去。纔是探春道：『怎麼不回大奶奶？』林之孝家的道：『方纔大奶奶往廳上姨太太處去，頂頭看見我已回明白了，叫回姑娘來。』探春道：『怎麼不回二奶奶？』平兒道：『不回去也罷。』我想回說一聲就是了。既這麼着，就攛他出去，等太太回來再回。請姑娘定奪。探春點頭，仍又下棋。這裏林之孝家的帶了那人出去，不提。黛玉和寶玉二人站在花下，遙遙盼望。黛玉便說道：「你家三丫頭倒是個乖人，雖然叫他管些事，也倒一步不肯多走，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來了。」寶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着時，他幹了幾件事，這園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掐一根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幾件事，單拿我和鳳姐姐做筏子，最是心裏有算計的人，豈止乖呢？」黛玉道：「要這樣纔好，僧們也太費了，我雖不管事，心裏每常閒了，替他們一算出的多，進的少。如今若不省儉，必致後手不接。」寶玉笑道：「憑他怎麼後手不接，也不短了僧們兩個人的。」黛玉聽了，轉身就往廳上尋寶釵說笑去了。寶玉正欲走時，只見襲人走來，手內捧着一個小連環洋漆茶盤，裏面可式放着兩鍾新茶。因問他往那裏去呢？我見你兩個半日沒吃茶，巴巴的倒了兩鍾來，他又走了。」寶玉道：「那不是他，你給他送去，說着自拿了一鍾。」襲人便送了那鍾去，偏和寶釵在一處，只得一鍾茶，便說：「那位喝時？」那位先接了，我再倒去。寶釵笑道：「我倒不喝，只要一口漱漱就是了。」說着，先拿起來喝了一口，剩了半杯，遞在黛玉手內。襲人笑道：「我再倒去。」黛玉道：「你知道我這病大夫不許多吃茶。」這半鍾儘數了，難爲你想到說畢，飲乾，將杯放下。襲人又來接寶玉的。寶玉因問：「這半日不見芳官，他在那裏呢？」襲人四顧一瞧，說：「纔在這裏的，幾個人鬪草頑，這會子不見了。」寶玉聽說，便忙回房中，果見芳官面向裏睡在牀上。寶玉推他說道：「快別睡覺，僧們外頭頑去，一會子好吃飯。」芳官道：「你們吃酒不理我，叫我悶了半天，可不來睡覺罷了。」寶玉拉了他起來，笑道：「僧們晚上家裏再吃，回來我叫襲人姐姐帶了你桌上吃。」

飯何如。芳官道：「藕官都不上去，單我在那裏也不好。我也吃不慣那個麵條子，早起也沒好生吃。纔剛餓了，我已告訴了柳蓀子，先給我做一碗湯，盛半碗粳米飯送來。我這裏吃了就完事。若是晚上吃酒，不許叫人管着我。我要盡力吃，餓了纔罷。」我先在家裏吃二三斤好惠泉酒呢。如今學了這勞什子，他們說怕壞嗓子，這幾年也沒聞見。趁今兒我，可是要開齋了。」寶玉道：「這很容易說着，只見柳家的果遣人送了一個盒子來。春燕接着，揭開看時，裏面是一碗蝦子雞皮湯，又是一碗酒釀清蒸鴨子，一碟醃的胭脂鴨脯，還有一碟四個奶油松瓤卷酥，並一大碗熱騰騰碧瑩瑩綠畦香稻粳米飯。春燕放在案上，走來安小榮碗筯過來，撥了一碗飯。芳官便說：「油膩膩的，誰吃這些東西？只將湯泡飯吃了一碗，揀了兩塊醃鵝就不吃了。」寶玉聞着，倒覺比往常之味又勝些似的，遂吃了一個卷酥，又命春燕也撥了半碗飯，泡湯一吃，十分香甜可口。春燕和芳官都笑了。吃畢，春燕便將剩的要交回。寶玉道：「你吃了罷，若不穀，再要些來。」春燕道：「不用要，這就穀了。」方纔麝月姐姐拿了兩盤子點心給我們吃了。我再吃了這個，儘穀了，不用再吃了。說着，便站在桌旁，一頓吃了，又留下兩個捲酥，說：「這個留下給我媽吃。」晚上要吃酒，給我兩碗酒吃就是了。」寶玉笑道：「你也愛吃酒，等着俗們晚上痛喝一回，你襲人姐姐和晴雯姐姐的量也好，也要喝。只是每日不好意思的，趁今兒大家開齋，還有件事想着囑咐你，竟忘了。此刻纔想起來，以後芳官全要你照看他，他或有不到處，你提他。襲人照顧不過這些人來。春燕道：「我都知道，不用你操心，但只五兒的事怎麼樣？」寶玉道：「你和柳家的說去，明兒直叫他進來罷。」等我告訴他們一聲就完了。」芳官聽了，笑道：「這倒是正經事。春燕又叫兩個小了頭進來，伏侍洗手倒茶。自己收了傢伙，交給婆子，也洗手，便去找柳家的，不在話下。寶玉便出來，仍往紅香圃尋衆姐妹。芳官在後，拿着中扇，剛出了院門，只見襲人晴雯二人攜手回來。寶玉問：「你們做什麼呢？」襲人道：「擺下飯了，等你吃飯呢。」寶玉笑着，將方纔吃飯的一節告訴了他。兩個襲人笑道：「我說你是貓兒食，雖然如此，也該上去陪他們，多少應個景兒。」晴雯用手指戳在芳官額上，說道：「你就是狐媚子，什麼空兒，跑了去吃飯，兩個怎麼約下了？也不告訴我們一聲兒。」襲人笑道：「不過是誤打誤撞的，遇見說約下，可是沒有的事。」晴雯道：「既這麼着，要我們無用，明兒我們都走了，讓芳官一個人就穀使了。」襲人笑道：「我們都去了。」